

湘西鬼王◎著

DAQUAN

大圈

冲出亚洲的华人第一黑帮

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狠**，自他们出现之日起，
许多叱咤风云的国外**黑道势力**，便进入**覆灭倒计时**！

大圈

DAQUAN

冲出亚洲的华人第一黑帮

湘西鬼王◎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圈 / 湘西鬼王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742-979-1

I. ①大… II. ①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2966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大 圈
作 者 湘西鬼王
特约监制 刘杰辉 俞根勇
策划编辑 俞根勇
责任编辑 汤四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87 × 1092
印 张 18.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ISBN 978-7-80742-979-1

赣版权登字—05—2010—4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残忍的开始

- 一 退伍的军人 /002
- 二 大军 /003
- 三 出工 /005
- 四 广东仔 /011
- 五 大圈仔 /014
- 六 抢劫 /017
- 七 月亮湾里的女人 /021
- 八 生死关头 /028
- 九 钱的问题 /033
- 十 大刀疤的慈悲 /037

第二章 血拼港澳黑帮

- 一 陈琳的兄弟们 /046
- 二 陈琳的战争 /048
- 三 陈琳的反击 /052
- 四 唐铁牛 /056
- 五 被追杀者 /059
- 六 大圈的疯狂 /065
- 七 绝地反击 /074
- 八 复仇 /090
- 九 赵二公子 /105
- 十 暗花（上） /117


目 录



- 十一 暗花（中） /122
- 十二 暗花（下） /131
- 十三 白沙 /138
- 十四 战斗 /139
- 十五 大圈的屠杀 /144
- 十六 尹老板的算计 /150
- 十七 大陆 /160
- 十八 金子是谁 /167

第三章 血战在加拿大的岁月

- 一 唐人街 /180
- 二 小痞子 /181
- 三 大圈的新工作 /185
- 四 华阜黑帮 /190
- 五 东北黑帮 /194
- 六 聚星事件 /198
- 七 大圈的决定 /201
- 八 谈判 /212
- 九 陈琳的心理 /227
- 十 喋血大圈 /229
- 十一 唐铁牛的仁慈 /248
- 十二 追杀 /273
- 十三 谁是唐人街的王者 /281
- 十四 一统天下 /283



第一章 残忍的开始



一 退伍的军人

1980年12月25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不兴过圣诞节，这个日子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普通的冬天。湖北东广县在这时早已是白雪一片，冷得狐狸都不敢出洞。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有一个人却度过了极为不平常的一天。这个人叫陈琳，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这天当他从病床上醒来后发现自己的整个一条右臂都不见了，为此他悲惨地大叫起来。

陈琳是个孤儿，从小由叔叔抚养长大，但是这个叔叔除了勉强没让他饿死外，实在称不上尽职。陈琳并不恨他，不管什么事他从小就习惯了忍耐，所以成年后他立刻参了军。不过没有人脉关系的他进入部队后立刻就被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当兵和训练，不过他没有抱怨，没有什么会比那个“家”更让他恐惧的了，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参军两年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

像陈琳这种兵自然是第一批上战场。那段时间陈琳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敌人，可他有预感自己肯定会死在这里。为此他只要上了前线绝对是出一百二十分的力气杀人以求自保，刻苦训练的结果就是他的存活率确实比那些懒惰的兵要高得多。在初期最艰苦的战役中他所在的那个团人员伤亡极快，几次重编后一个团基本成了几个班，就剩几十个人了，但就是这几十个人爆发出的战斗力却是出乎意料地强。他们互相依靠、互相帮助，艰难地一步步走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了七个人。他们经常在难得的休息时间里告诉对方自己的运气是多么地好，战争结束后该怎样去生活以寻求安慰。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陈琳最后还是被一枚炮弹给震飞了，所幸的是这枚炮弹只震烂了他的胳膊，没有要他的命。

他的那只胳膊已无法修补，所以只能截肢。陈琳彻底绝望了，他觉得未来对于他而言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在伤养好后他就出院退伍了，当地政府按照残废军人抚恤的条例安排他进了街道上班，也就是打扫打扫卫生。20岁的小伙子当清洁工在那个居委会还是第一次发生，不过单位里的人没有看不起他的。大家经常喜欢问他些前线的战事，不过这对于陈琳来

说是非常痛苦的事。他不喜欢回忆杀人和那枚炮弹，在被反复问到此事后终于有一天他受不了了当场大叫起来。同事们各自回去干各自的事，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再理会他。

二 大军

转眼就是三年，在这期间陈琳从没有和自己叔叔联系，他就住在居委会分给他的一间破烂平房内，听天由命地生活。不过老天好像是要补偿他，这天他去上班的时候看见单位的门口站着一个人，陈琳以为自己看花眼了，仔细看看确实没错，这时对方先开口了：“陈琳，你总盯着我看做啥子？”

这个人叫大军，是陈琳在部队关系最好的战友，他实在没有想到居然能在这里见到他，激动之下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大军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我们都还活着，就是没想到你在这里上班。”

陈琳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大军道：“通过咱们的老首长知道你退伍到地方了，军队里咱们还是有熟人的。”陈琳从部队退伍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差不多都要忘了笑是怎么回事了。

大军道：“你上班，我等你。”

陈琳道：“今天不上班，陪你。”

大军道：“那怎么行，扣你奖金啊。”

陈琳笑了道：“不说这些，今天就是开除我我也不干了。”

二人大笑，大军道：“好兄弟。”陈琳也没请假就和大军走了。

来到陈琳的小平房，大军打量一眼道：“你就住这里？”

陈琳道：“街道照顾我，给我分的房子。”

大军皱了皱眉头道：“你过得挺苦的。”

陈琳道：“习惯了，你怎么样？”

大军想了想道：“琳子你还记得咱们班长吗？”

陈琳当然忘不了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共同相处的人了，何况这个人还是屡次带领他们冲出死亡线的人，陈琳最佩服的人就是他了。他笑了笑道：“当然记得，咱们分开不就三年嘛，班长现在混得一定不错，他脑子管用。”





大军笑了，不过没有说话，陈琳倒了杯水给他道：“没有茶叶，凑合喝吧。”

大军道：“别弄了，中午我请你。”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二人坐在一个小饭馆里，三年不见彼此间的话还是很多的。二人从中午直聊到下午，不过任陈琳怎么问，大军就不告诉他自己在做什么。陈琳渐渐不满道：“大军，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怎么就是不说你现在干吗呢？”

大军这时脸已然通红，道：“琳子，不是不信任你，我是怕你不信。”

陈琳道：“我怕你骗我什么，死我都不怕。”

大军笑了，拍了拍陈琳手背道：“说这话就见外了，琳子，不怕告诉你，我现在在香港捞食吃。”

陈琳以为自己酒喝多听错了话：“你在哪儿？”

大军道：“香港。”

陈琳道：“去你妈的，又骗我。”

大军道：“谁骗人谁中小越南的冷枪。”

陈琳道：“你怎么能转业到香港去呢，那里不是说去就去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还不属于中国，要去就算“出国”。

大军道：“咱，你也知道，没爹没妈的苦孩子，什么背景都没有，能去香港就是因为班长他把我弄过去的，不过是偷渡。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去加拿大了，也是偷渡，琳子我今天来就是想把你一起带过去。”

大军虽然说得轻松，陈琳听了感觉就是天书，他呆了半天没有说话。大军看他样子笑道：“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陈琳道：“不是不信，这种事我根本连想都想不到，我去那边干什么呢？”

大军道：“这你不用操心，反正保证你有钱挣，跟咱们班长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那个年代“钱”并不是一个太有诱惑力的字，陈琳心里希望的是能和战友在一起生活，所以他立刻就答应了。这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军做梦也想不到正是由于他这次的邀人入伙，造就了日后叱咤风云的外埠最有势力的华人黑帮。国外的许多黑道势力从这个时候开始便进入了他们覆灭的倒计时，包括那些世界闻名的老牌黑手党，甚至国际恐怖组织都即将面对一个非常可怕对手。我想如果当时让他们知道日后所发生的一切，陈琳只怕死一万次都不止了，不过黑道里没有神仙，陈琳注定要创造历史。

大家也没必要怀疑陈琳当时做出决定的爽快，对于一个从小得不到温



暖的孤儿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和朋友在一起更让他向往的了，而且他也不知道日后会发生的那些事情，他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偷渡是违法的。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非常简单，接触面也非常窄，哪里会去考虑许多。

陈琳回去收拾收拾便和大军走了，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没有人会在意这样一个毫无用处的残疾人，包括他的家人。

去香港的路并不复杂，但也不简单，当然肯定不是从深圳那条与香港一桥相连的罗湖走的，因为法律法规的原因，这条偷渡路线图笔者就不详细告知了，反正就是从海上走的。二人乘坐一条破烂的小木船走了大约七个小时的海路到了香港，下了船就有人接应。来人是个肤色黝黑身体粗壮的人，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僵硬。大军介绍道：“这是广西佬。”陈琳点个头算是打过招呼。三人上了辆非常老式的日产面包七拐八扭地来到一片棚户区，广西佬带着二人来到一所铁皮棚子前。棚子的门早就烂掉了，没有窗户只在墙体开了片方孔透气，屋子里摆着几张上下铺的双人床，中间有张桌子上面堆满了啤酒瓶和各种油腻的塑料袋，屋子里又脏又乱、又闷又臭。如果说陈琳在内地的房子是座老式平房的话，那这里就是一个大号的垃圾桶了，与陈琳来时看到街上的那些繁华景象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陈琳道：“这就是香港？”

大军笑道：“没想到吧，这里会是这样。”

三 出工

屋里没有人，但是从凌乱的程度看，这里面应该住着不少人。大军指着一个下铺道：“别嫌脏，你先睡在这里，班长他们等会儿就回来，我们在这里应该不会住得太久。”陈琳放下包袱坐到床上四处打量着。大军二人却不知到哪里去了，他们再回来时拎着几瓶啤酒和一只烧鹅，也没多话坐下三人就吃喝起来。就在烧鹅吃了大概有半只时屋外陆续进来五个人，其中一个见了陈琳顿时高兴地叫道：“琳子，这么快你就到了。”这人身材十分魁梧，浓眉大眼，一脸的络腮胡子，正是陈琳当年的班长——马长河，正宗的山东大汉。陈琳永远忘不了有一次出去执行任务时遭到越共伏击，班长与敌人贴身肉搏，用一把匕首结果了三名越南军人的场面。事后才知道这三人全是越南军队的特种兵，马长河一战成名，被授予三等功。

二人见面有说不完的亲热话，另外四人却好像没有看到他一般，各自



上了各自的床，抽烟看书各忙各的。夜幕渐渐降临，大军拉着陈琳和班长三人走出棚屋。陈琳道：“班长，咱们来这里是做什么事的？”

班长和大军互相望了一眼，都笑了道：“琳子，你过得苦吗？”

陈琳不知道班长问这话的意思，愣了一下道：“习惯了，像咱们这样的人能活着就不错了。”

班长点头道：“你说的没错，琳子，那时候咱们一起打仗，一起共过生死，没想到现在咱们又在一起了，这就是缘分，你觉得呢？”

陈琳道：“这还有的说吗，我一直都惦记你们，所以大军一说我就跟他来了。”

班长道：“好，有你这句话就行。琳子不是咱们不信你，而是现在还不是和你摊牌的时候，不过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咱们的命就连在一起了，如果你不好过，我们也都不好过，琳子，信我的话这件事你就别问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陈琳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绝不是傻子，听班长的语气他隐隐约约就知道大军说的挣钱“买卖”绝不会是什么好事。不过对于他而言做什么事根本无所谓，关键是和谁一起做。

他们再回到棚屋已是半夜，屋子里的人有的睡觉有的还在吸烟，隐约的亮光中陈琳看到一张满是疤痕的脸。

在没人打扰的情况下，虽然居住的条件非常恶劣，不过陈琳还是睡到中午才醒。屋子里又只剩他一人。虽然他的肚子已是饿得直吹哨子，但是这里并没有吃的，不过饥饿对陈琳来说早就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他一直挨到傍晚这帮人才齐齐而回，吃的都是他们带回来，日复一日地如此。虽然这里居住的环境确实很差，但是这帮人每天带回来的食物却都是好东西，什么烧鹅烤鸭、各种各样的卤菜花哨的小点心等。陈琳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吃的东西加一起只怕也没这几天的伙食费用高，要说这种日子对他而言实在可以算是神仙般的日子了。不过好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就在陈琳来到香港第八天，终于出事了。

那天陈琳起床后一直等到傍晚那帮人还没有回来。夜幕渐渐降临，就在陈琳满心乱猜他们到底干吗去了而不得解时，忽然屋外一阵嘈杂声响。他伸头向屋外望去，只见两个人架着一个人当先而入屋子，那个人浑身是血，衣服都被血浸透了。众人把他抬到床上，广西佬扯开他的衣服，见到他的伤口，陈琳倒吸一口冷气。这是刀伤，伤口很长，由脖颈下直到左腹，所幸不深暂时不致命，不过看他流血的程度只要救治不及时他肯定也活不



了。广西佬望了望满脸是疤的人道：“怎么办？”

陈琳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的异样，只见他摆摆手做个手势，广西佬点点头没再说话。原来他是个哑巴，不过他不聋。陈琳正在猜他的手势什么意思时，忽然一个人疯了似的，抄起桌上一把剔骨刀就往外冲，班长和大军急忙牢牢抱住他，那人道：“你们放开我，我要替哥报仇。”

班长道：“兄弟，这个亏我们绝不会白吃，但报仇的事也不能太冒失，否则就是送死。”他们在说话时，一个身材瘦长，皮肤白净的人已从一个包裹里取出一团针线略作消毒后便开始替那人缝合伤口。他手法十分熟练，没多久便将伤口缝合处理好，对那要报仇的人道：“老四，你哥哥的伤不致命，别说什么报仇，那不吉利。”

老四见哥哥伤口缝合后流血量确实在慢慢减少，这才放心，也不闹了，缓缓坐到床上。大刀疤走到他跟前给他点了根烟，屋子里顿时陷入沉默。这一夜谁也没有睡，只有伤者疼痛的呻吟。第二天一大早，大刀疤一个人就出门而去，直到中午才回来。进屋后他对班长做了一会儿手势，班长连连点头，然后班长对陈琳道：“琳子咱们出去说话。”走到屋外班长道：“琳子咱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你大概也猜到一点了，不瞒你说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赌档，另外收一些大陆人偷来的东西。没想到昨天出事了，他们把一个香港佬的箱子给掉了包，带到我们这打开后里面全是大麻。还没等我们赶走这帮人，对方人就来了。大陆人估计最少被砍死一人，我们的人你也看到了，重伤一个，并且对方放话了要我们快滚，否则杀光我们。”

陈琳道：“这事和我们没有关系。”

班长点点头道：“不错，但是你不可能和黑社会去讲道理，而且我们都是偷渡者，不可能让警方来保护。琳子，不拼命我们就没出路。”

陈琳道：“班长我听你的，只要你一句话，什么事我都敢做。”

班长拍了拍陈琳的肩膀道：“好兄弟，今天确实要用到你了。大刀疤买了一批货但是需要一个生面孔去把它运回来，琳子这就靠你了，不过你千万记住绝对不能出乱子，如果出了意外就杀人，咱们没有退路。”说罢从衣服内掏出一把老式左轮递给陈琳。

陈琳没有多话由班长带到大路上，只见一辆白色货车停在那里。班长指指那辆货车没有说话停住了脚步。陈琳径直走去，只见驾驶室只有一个司机，陈琳上了副驾驶座二人向左而去。七转八弯地只见道路两旁的店铺越来越多，竟是到了闹市区。司机靠路边停了车用非常生疏的国语道：“你跟我来。”二人下车走到车后，司机打开车厢从里面拖出一个非常大的包



裹交给陈琳，陈琳觉得至少有百来斤的分量。司机拿出一个卡片和一张钞票交给陈琳道：“打个车把卡片给司机，他会把你送回去。”说罢上车开了就走。

陈琳依言而做，回到棚户区后正是下午2点左右。他将包袱往地下一放哗哗作响，大刀疤将包袱拖到自己面前道：“这是咱们全部的家当，也是咱们以后活命的本钱。本来不想在这里多事，但是有人要赶尽杀绝，我这个人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条烂命而已。你们愿意跟我拼的，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是生死兄弟，如果有人不想冒这个险，我也不勉强，大金牙那里要我我可以帮你推荐过去。”原来他不是哑巴，只不过他吐字非常模糊，不仔细听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陈琳看到他的舌头只有半截。

大军道：“刀疤哥，你别多心了，咱们既然能跟着你来这，就不会当叛徒的。香港帮会可能以为咱们这些大陆人好欺负，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好好教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大刀疤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包香烟，挨个散了一圈包括陈琳。大家开始默默抽烟，抽完后大刀疤将包袱拉开从里面拿出两把AK、四把黑星还有弹夹子弹，另外还有一个大纸包不知里面装的什么。

众人非常熟练地上子弹装弹夹、拉枪栓开保险，陈琳这才知道屋里的可能全是转业军人。大刀疤拿来一把黑星递给陈琳道：“会用吗？”陈琳点点头熟练地弹下弹夹再用腿夹着枪把弹夹装上，大刀疤对他点了点头。

一会儿那个会做手术的瘦高个买了一大堆食物和啤酒回来，众人埋头吃喝起来，谁也没有说话。吃饱喝足大刀疤道：“现在睡觉，晚上出去做事。”

没一会儿屋里就响起了呼噜声。陈琳更加相信他们全都和自己一样曾经是军人，而且是经过生死考验的军人，否则没有人能在这种时候坦然入睡。

夜幕很快降临，众人一个个醒来却没有人开灯，大刀疤道：“军医留在这里照看老二，其他人跟我走。记住出了门后你们听马长河的，他让你们做什么大家就照做，讲话也是他来讲，其余人不要出声，千万记住。”说罢六人鱼贯出屋，来到了一辆破面包车的跟前。陈琳对这车并不眼生，因为他初来时坐的就是这辆车，还是广西佬开。大刀疤坐在副驾驶座，一路不停地指示该走的路线。不知过了多久他们上了一片非常荒凉的山道。大刀疤从座位下拿出一个塑料袋，从里面掏出几个黑糊糊的东西分别发给每个人，陈琳接到手一看是黑色毛线头套。除了广西佬其余人全部将头套套好。大刀疤将两把自动步枪中的一把放到广西佬的身边道：“你接应，如果我们退出来时被对方追击，你就点射他们。”将另一把步枪反背



到背后，另外四人则是每人一把手枪，陈琳奇怪的是大刀疤还摸出一根钢管插在腰间。

车子停在一座土山旁，大刀疤下车后带着众人从土山的一侧爬了上去。陈琳虽然只有一只手，但山势并不复杂，没人帮助也能轻易地上去。爬到山顶，大刀疤做了个卧倒的手势，众人全部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山地，靠右的树林左边有一处天然的碎石洞。奇怪的是碎石洞里竟然透出一片明亮的灯光。陈琳正在奇怪，众人已是悄悄摸到树林边，借着昏暗的林荫继续向洞口靠近。还没走到洞口就听里面一片嘈杂，说的笑的骂的什么声音都有，不过口音都是广东话，陈琳一句也听不懂。

这时众人已摸到洞口，班长当先冲了进去，众人也尾随而入。陈琳这时才看到原来这里有很多人，而且他们在赌博。班长进去后当先一枪打碎了一盏灯，众人这时才发现了他们，顿时惊呼声一片。班长高声说道：“全部给我闭嘴。”接着又连开两枪，赌博的人一时都被镇住，没人再敢乱喊。

这时从人群走出一个中年男人，身后跟着六个彪形大汉。他操着半生不熟的国语道：“几位是大陆的朋友？”

班长道：“你是谁？”

中年人笑道：“我是这里管事的，请问几位大陆的朋友带着刀枪今晚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

班长道：“既然你们爽快我们也不装孙子，明白告诉你们，昨天被你们砍伤的人是我的兄弟。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讨个公道。”

中年人听罢面色一变道：“原来是你们，大盛哥下格杀令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还敢来找死啊。”大刀疤这时抽出身上的钢管走上前对这中年人的太阳穴照死就是一下。只听噗的一声闷响，中年人哼都没哼一下就倒在了地上。大刀疤根本不停手，对着他的头继续一下下地敲打直打了八九棍子，直到对方的脑袋血肉模糊一团了才停手。洞里所有的人包括打手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大刀疤，一时间静得出奇。

陈琳忽然明白了大刀疤用棍子的道理。如果他们开枪杀了中年人，这里绝对会乱作一团，用这种方式更加残忍，对人能起到非常强悍的震慑力。受到这样惊吓的人，之后绝对会任由自己摆布。

大刀疤杀了人后随手将棍子丢在地上，从腰里抽出两个帆布袋，丢给大军一个。二人也不着急，从容地、一桌桌地将桌面所有赌资装入袋里。班长丢给打手们一个帆布袋道：“把你们这所有现金装进来。”打手们稍一犹豫，班长抬手便打中其中一人的左腿，其余人哪里还敢怠慢，忙拿着袋



子去了一间简易搭成的小房内取钱。班长使个眼色，陈琳随后跟了过去。

屋里面还有四五个人，看样子也都是看场的。他们看到陈琳持枪而人全部举起手靠墙站好。只见屋内只有几把椅子，其余就是中间空地上摆着两个纸箱，箱内装满了现金。陈琳从没见过这么多钱，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好在他现在戴着头套，没人能看到他的表情。

陈琳挥挥手让其中两人将纸箱抬了出去，大刀疤已将所有桌上的现金一扫而空。他们聚到一起，不知老四和大刀疤悄声说了什么，大刀疤点点头。老四径直走到一个看场人那里抬手对他头就是两枪。这下洞内又是乱成一团，五人趁乱而逃。

来到车上广西佬发动车子就走。路上大军第一个扯下面罩伸手在纸箱里抓起一大把钞票极度兴奋地对众人道：“我们发财了，发财了，哈哈。”

老四一直双眼通红地坐在那里呼呼只喘粗气。班长拍拍他肩膀道：“兄弟没事吧？”老四喘了半天气才摇摇头，不过没说话。

广西佬道：“刀疤哥，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大盛这个王八蛋不会善罢甘休的。”

大刀疤道：“不错，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今天不过是给自己捞点资本，为的就是能有更强的手段对付他们。”看到大军在一堆港币中不停地翻来翻去，大刀疤道：“大军兄弟，这里钱很多啊。”

大军没有看到大大刀疤色的变化笑道：“是啊，足够我们花一辈子的了。”

大刀疤一把抓住大军的手道：“兄弟，你说我们该把这钱分了吗？”

大军一愣不知该说什么好。班长干咳了一声道：“大军，下面怎么做，我们还是听刀疤哥的。”

大军这才反应过来，忙道：“我高兴糊涂了，是该刀疤哥说话。”

大刀疤这才放开大军的手，慢慢靠回椅子上，转头向车子外面望去。夜色中漆黑的山路两边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汽车发动机呼呼的响声。陈琳看到大刀疤的手不停地在面前那支枪上摸来摸去，脸色却越来越阴暗。

过了很久，大刀疤道：“你打死的那个人昨晚有份？”

老四道：“没错，这个王八蛋是第一个动手的，他和那个砍我哥的人，我永远忘不了。”之后没有人再说话。一直到棚户区，当他们再看到老二时，老二的伤势已经稳定多了，不过还是非常虚弱。大刀疤拍拍他的肩膀，老二点点头，彼此都没有说什么。



四 广东仔

第二天早上，大刀疤召集众人道：“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这里，不过找到我们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下一步的计划我已经做好，不过现在老二伤势还不稳定，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现在还不是拼的时候，这些天除了吃饭谁也不许单独出门。”之后他们点了一下昨天的战果，竟有30多万现金，这在80年代基本是个天文数字，不过大刀疤并没有说分这笔钱，也没人敢问。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香港的天气渐渐炎热起来。老二恢复得还可以，他天天都在大刀疤面前说要报仇。这天大刀疤终于道：“兄弟，我们吃这行饭，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报仇的事别再提了。不过不对付大盛这个浑蛋，老天爷也不会答应，弟兄们今天咱们就做个大的。”说罢摸出枪，这次两支自动步枪分别交给了广西佬和班长，大刀疤拿了把黑星插进皮带里。老二道：“刀疤哥，那我用什么？”大刀疤拿出一把砍刀递给他。老二道：“刀疤哥你在开玩笑吧？”

大刀疤盯着他一字字道：“我从来不开玩笑。”老二这下哪敢再说什么，接过砍刀在袖子上擦了擦用一张报纸裹住。

大刀疤道：“大盛是和记大账房之一，他在九龙塘有七家赌档、两家粉档，其中四家只隔一条马路。今天晚上我们就扫这四个场子，记住我们求财而已，能不开枪我们尽量不开。”说罢对老二道：“老二你的仇用钱买，分账时你多一份。”

众人等到夜幕降临上车而去。这一夜香港黑道原来的平衡彻底被打破。作为本地最大黑帮之一的“和记”一晚上被人持枪抢劫损失近200万元，九龙塘堂口人马遭人持自动步枪扫射2死11伤。这次犯罪不仅在香港近代罕见，历史上也不多见。香港警察厅最高级别长官秘密会见“和记”话事人，要他立刻摆平此事，如果再发生这种恶性案件，“和记”将永远不存在于香港。

七天后大盛被人砍死在铜锣湾一间米铺前，因为涉案地不属于“和记”势力范畴，所以“和记”总算逃过一劫。

大刀疤八人现在已住在临海的一大间农舍里，他们平日除了钓鱼就是睡觉，基本哪里都不去，因为他们很清楚现在外面风生水起。虽然“和记”



把大盛“交”了出来，但是这个亏他们是不会白吃的。香港政府更不用说，自己这边已沾了五条人命，就算这五个人不是好人也足够重判了，所以他们枪不离身。大家都已说好，如果被人发现就拼个鱼死网破。

虽然现在藏身地对他们很关键，但并不是说除了他们自己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了，不但有而且很多。但这些人都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是从大陆过来的。香港这座繁华无比的大都市却是哪里最穷、哪里最脏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大刀疤他们所以能来香港，靠的也都是这些人。

这天他们正在屋里吃饭，忽然屋外停下两部破烂不堪的货车。众人急忙抽出武器，大刀疤忙示意大家把家伙收起来。一会儿走进了三个人，当中一个又矮又黑，陈琳看到他就想起了越南人。那人走进屋来笑道：“刀疤哥这里住得好舒服吧。”一口非常正宗的普通话。

大刀疤示意他坐下来，道：“怎么说？”

矮子道：“没什么要紧事，罗老大想请兄弟们去见个面，今天你们有空吧？”

大刀疤道：“罗老大请我们，就是再忙也要抽时间啊，什么时候去？”

矮子笑道：“就现在吧，路远着呢。”

大刀疤道：“等我换件衣服。”说罢居然从床底下拿出一件厚重的军服，穿在身上。

矮子摇摇头道：“刀疤哥最近发了大财，连件衣服都舍不得买，真是够小气的。”

大刀疤哈哈笑道：“我们苦惯了，穿不了香港人的衣服。”说罢众人准备出门。矮子却伸手拦住他们道：“兄弟们见谅啊，这次还是按老规矩，刀枪的都别带，大家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些东西。”

广西佬面色一变就要发作，大刀疤却从腰里抽出枪放在桌子上，众人也只好照做。大刀疤道：“军医、老二、老四留下来看家，其他的人跟我走。”矮子还要说话，大刀疤却一把拉住他就往外走道：“广东哥，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过去罢。”矮子想了想没有再说话，众人上车而去。

因为是货车，五人坐在货厢内根本不知道外面走的是什么路线，只觉得又闷又热又颠。过了一会儿班长道：“刀疤哥，姓罗的是什么人？”

大刀疤道：“这个人是个专门搞偷渡的人蛇，你们能来全是靠他，但不知道他怎么和云南人搞上关系的。像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人如果要搞枪基本都是从他那要，虽然价格比这里高得多，不过一来他的花样多，二来有保证不会被黑吃黑。”